

一幢高楼的5层,宽约10厘米左右的窗台上,站着一位赤膊的员工,一些难题,使他决定要以跳楼来解决。消防员来了,警察也来了,但这个男人拒绝跟任何人沟通,“你们要是垫垫子,我马上跳下来。”他冲下面喊。

警察打电话叫来了赵国秋。走到跳楼者能接受的最近处后,赵国秋心平气和地对这个男人说:“我叫赵国秋。我来这里,不是来劝你不要跳楼的。一个人要怎么死,是他的自由。你要不要跳楼,要怎么死,跟我没有一点关系……”

一个多小时的僵持后,窗台上的男人把手伸给了赵国秋。

自杀,是心理危机的最终极表现。因为竞争激烈,员工心理压力增大。针对日益严重的企业员工心理危机状况,杭州已经有企业准备请来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——“已经有企业跟我们提出这个设想,计划正在制定中。”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赵国秋说。

那天下午,在赵国秋的办公室,听这位大家公认的国内心理危机干预第一人静静回忆工作、生活中的种种,不由自主地,不止一次流下眼泪——或许这跟职业性有悖,但当时,忍不住震撼,也被深深地感动。



工作人员在跟跳楼者(右)谈判。新华社供图

“你要怎么死,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如果你的理由让我觉得真的很充分,我绝对不劝你,还可以提供一些无痛苦的自杀方式……”

对话杭州谈判专家第一人

文 / 本报记者 毛蓉蓉

》》初见——

“每个人,只要坐在我面前10分钟,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有心理抑郁。”

赵国秋的办公室很暖和,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,他先朝我微微一笑。

在见到赵国秋之前,我一直不知道,原来,自杀也是一种病。“现在,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,这样的环境,竞争激烈,每个人要承担的压力都很大,于是,心理问题也就相对比较集中。”他说,“心理危机的终极表现,就是自杀。”

于是,在赵国秋静静的讲述里,知道了一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:现在,我国自杀者的占比是十万分之二十五,比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多出一倍多。每年,我国有30万人死于自杀,是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;30万的8到10倍人数属于自杀未遂……

“现在很多人还觉得自杀是个贬义词,认为身边有人自杀死了,是丢人的事情。”赵国秋语气很平静,“其实,这是一种病,无所谓褒义贬义。是病,就可以治疗,也可以预防。现在,每个人只要坐在我面前十分钟,我就知道他是

不是心理抑郁。”

每每说起心理医生,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谈判专家的影子——受港片影响有点大——谈判和谈判专家,总觉得都是打的心理战。说起这个,赵国秋笑了:“你们肯定都是看了香港的《谈判专家》什么的吧?其实我很多朋友、同学现在就在给香港警方的谈判专家讲课。杭州警方的谈判专家?很多都是我的学生。”

“一个漂漂亮亮、聪明能干的女孩子,说不在就不在了,给我很大的触动。”

今年已经52岁的赵国秋,从事心理卫生工作已经20余年。真正踏上心理危机干预的道路,是在五六年以前。而真正让他认识到心理问题对现代人而言的严重性,始于一个女孩。

“那是一个宁波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女孩子,1米72的个子,外形条件各方面都很不错。”——赵国秋对每一个曾经求助过他的人记忆都很清晰,姓甚名谁,长什么样子,“因为每一次都要经过很仔细的交流”,他后面说——

“女孩的父亲是大学教授,母亲是高级工程师。女孩很早就有心理问题,以前曾经吃安眠药自杀,还割过腕,所幸都没有成功。后来她父母托人找到我。我给这个女孩子做了两年的心理辅导后,女孩子好像恢复了,然后结婚,夫妻生活也很和睦。有一天,她父亲突然来我办公室,哭着说他女儿不在了。我吃了一惊。原来,这个女孩先后换了两次工作,都是因为看不惯老总的作风。结果有一天就吃了100片安眠药,还开了煤气……等发现的时候,已经救不回来了。”

停顿了一会,赵国秋接着说:“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——其实女孩子的父母知道女儿的心理问题又严重了,却不把她带到我这儿来——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,明知自己的亲人朋友有心理问题,但是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这个宁波女孩的事情发生了之后,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心理问题对现代人的重要,然后就做了现在的工作。”

在赵国秋等人的努力下,2004年5月25日,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成立。这是迄今为止,国内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。赵国秋任主任。